孟子正義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題辭

疏 正義曰音義云張鎰云卽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題辭也阮元勘記云十行本閩本無序而謂之題辭也阮元勘記云音義

趙氏

疏 正義曰按勘出趙氏字題辭下無之蓋失其舊按後漢書本傳云趙岐字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蒙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人不流融岐少明經有才藝聚扶風馬融見憚兄弟三十餘有重疾岐臥蓐七年自度奄忽乃爲遺令勑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遭無貴山之操吾歷前刻之操無年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仕司空掾議二千石官爲無時行命殷也朝奈何廷從其後疾廢永卧二年梁辟司徒橋玄辟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中常侍冀冀不納之冀理劇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

二縣水經注謂鄒平古侯國也其一即鄒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生重黎及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鄒滕北氏嶧也山俠是以也下漢志屬魯國見春秋六十四世五曰遷是爲邾今兗州鄒縣北氏嶧也山俠是以也下漢志屬魯國見十今爲兗州府鄒縣不聞改有鄒爲鄒齊乘謂始文公故但趙遷氏繹以由魯至文公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改有鄒至戰國無始文公名故但趙遷氏繹以由魯至文公爲邾時改也戴徐鉉曰邾山記云邾改名山古不應出邾魯或魯譌穆鄒公穆改公爲邾魯引穆劉公旨改邾山記云邾改名山古不應出邾魯或魯譌穆鄒公穆改世族譜云穆公耳按鄒國春秋後鄒八世而趙更滅改殺此自說是也漢書杜預地理春秋釋志趙氏例東又言是也西春秋三時魯城魯陽六仇年哀城公鄒時無環七歲年不入與鄒處難其二公年宮取郫以東田及沂田魯城公鄒魯并或指此然聞於吳鄒齊是敗之國之近魯子鄒子益來獻於毫社趙氏言鄒爲魯并或指此然聞於吳鄒齊是敗之國之近魯子益得歸則鄒末滅毫也哀公七年左傳云魯

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

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 正義曰魯桓公生同慶父爲仲孫氏次叔牙爲莊公次季友爲季孫氏是爲三桓仲孫氏即孟文伯惠叔穆伯生孟獻子仲孫氏即孟孫氏慶父生公孫敖即孟氏

亂臣賊子懼爲深知孔子作春秋之情至於道性善稱堯舜則法
通德類情變通神化已洞然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
書子之道獨詩云乎哉

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
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

正義曰史記列傳云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臏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爲子田氏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義而貴戰爭秦本紀云仲尼既沒而貴戰爭秦孝公捐禮義而用詐譎荀卿以取強而已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故孟子孫卿德術士陳軫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橫短長之說左右顛側

蘇秦爲縱張儀爲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荀子有坐篇云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楊倞注云慢也說遲言邱荀卿亦久矣楊倞注云慢也說遲言邱

陵之勢漸慢也文之選難蜀父老反衰世之文選曰案淩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大崩漢書作陵遲也史記張釋之傳注云淩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大崩漢書作陵

夷至於二世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云陵夷謂漸也陵夷謂漸也文自高帝作夷至於二世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云陵夷謂漸也陵夷謂漸也文自高帝

高部陵遲也史記張釋之傳曰案淩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大崩漢書作陵遲

固應滅於漢否亦不能加矣今茲賸字得毋有後人所羼入者乎按今以孔本經文計之梁惠王共五千二百六十四字公孫丑共五千百八十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百五十九百八十字離婁共五千二百二十七三字盡心共四千六百七十四字七篇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校趙氏所云實多五百四十一字別詳見篇敘正義中　包

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疏正義曰命世卽名世也詳見公孫丑下篇亞次也命世亞聖卽所謂名世次聖也包羅天地至曲而不屈皆發明所以名世之實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疏正義曰論語子罕篇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集解引鄭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哀樂廢夫子本遷乃正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道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從之純如皦如繹如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樂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曉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乃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疏正義曰疑聖卽所謂述仲尼之意也　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館鍴六藝之喉衿也疏正義曰何晏論語敘云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齊論語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漢書藝文志論語敘六藝之中次五經之後故云五經之館鍴六藝之喉衿也音義出館鍴丁云上音管下音點車轄也按館鍴車軸當作轄轄說文車部云轄鍴也戴侗釋車云轄鍴空壺中所以受軸舟部云金云裏轂中謂之鍴轂端者謂之軎轂端以鐵爲管約轂外兩端軸端之鍵以制轂者謂之鍴亦作轄轄行車者脂釭中以利轉轄行車者脂釭中以利轉轄於能又設軸端以制轂要風在三載脂載舉車之轉而今淮南子車約於轂轄轄千里者其約於轂轄轄軸之轄轄也此則軸與轂不可以運五經非論語則無以運行故爲五經釋例云說文口部云喉咽也衿與襟通任氏賦深衣領也曲禮天子視選不都上於衿注云衿交領也禮記玉藻謂之襟孫炎領也爾雅引繫類曰襟交則衿交領也襟同衿也襟交衿也戰國策輒以頸血濺足下之襟注之交也衿屬於襟卽與襟同衿也說文曰襟交領一也說文曰襟交衿也方言襟謂之交襟無交小兒擁咽云襟交衿也方言襟謂之交襟無交小兒擁咽領則卽服虔廣川王傳注云襟下施衿交領則衿領正方直者也結訓諸書言領亦以領統於襟遂名曰襟玉篇云襟衣領也詩青青子衿傳青衿領也正義云襟衿領一也然則衿爲交領交衿之通名此與喉並言則正以爲領語爲六藝之總領也　孟子之書則而象之疏正義曰象像也像也言遺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焉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疏正義曰衛靈公桓魋事俱見論語音義出毀焉云丁音暗蓋譖毀之使情隔如隔蓋譖說文自部云隔障也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上下皆隔又音歷按焉爲鼎屬其音歷此焉自當讀如隔蓋譖說文自部云隔障也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上下皆隔茲謂之隔是也按以孟子似續孔子自趙氏發之其後晉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上疏云孔子恂恂四遺化洙泗孟軻皇皇書禮志韓愈原道云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況孫卿子傳之浮丘伯伯傳之漢興魯申公申公傳之轅固生轅固生傳之韓婁人韓婁人傳之趙人趙人傳之趙人傳之趙人傳之

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生雜燒百六所不去者黥輸城旦十餘人皆黥劓之所坑殺三十五年使御史案諸犯禁者悉坑之咸陽漢書藝文志至秦燔書而易獨無滅篇文章以愚黔首是時孟子之言幽絕不聞故又云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是說也孟子之言雖不與焚燒編帙由此殘缺亦以諸子不焚也留侯張良家世相韓秦滅韓良年少未仕秦而秦法苛刻良亡匿下邳圯上遇黃石公授以太公兵書學者皆誦法孔子長於教導之言可證不誣孟子何得與周易同不

曰不惡暴而劫居者而日致惡之惡何之益何也益注云篇日致匡篇暴之劫難之惠政乎也以孟子

齊王成注也云注已云成匡仁章義乃孟道軻而所成謂為通天國子辯孟子孝曰者本味乎邱篇成民已天而子天子

百慎里人美篇百里人美也晉之人未以遇垂時韓也之亡營號假而道虞于晉注云以伐號號宮為之虞奇孟諫子之曰

有百里十美人知注虞云公孟之子不曰兩諫使也九而男去二女秦事此辭云此亡十誤子矣殆去丹私朱篇秦

也曹子不在故數凡中費書生染莫篇若湯知染本於知尹本伊則仲疾鳴無注由云至孟矣子注曰王云王傳者曰師人臣

受天地之無由中至矣生論所篇命凡也論孟論曰人子通曰則人觀性其所不禮善注本云其通善違性閉孟塞

利欲疾之人所謂篇命凡也論孟論曰人子通曰則人觀性其所不禮善注本云其通善違性閉孟塞

可子人子長曰盡乎楚則兼楚善人天下言或觀人其楚所言實禮用云衆孟篇子令曰使有楚人大夫乎欲戎其戎

得之矣齊引而也使之一莊齊檄人之傳聞之數衆楚難人日唱楚之而雖求日其楚亦不其得也矣不

云此之所謂之懷民龍篇陳篇齊義國兵之民至齊若之齊若其父母行滋地益滋衆遠多得也民滋子衆曰注

大百宣姜大筆姜益食百壺威衛以云迎宣王飾威為王使之子此孟之子謂所也見驕惡易惡鐘齊之宣王者為

君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曰桐伊尹太甲志賢則可反無伊賢尹者之志為則人臣也其

注齊云長賢子者死得此志則謂志也故樂曰成篇可賢也不者得志則可驕不肯者得志則不可

魏也開春篇魏梁魏惠梁在王陳死留葬淡有日矣西大注云梁城孟子是也所壹見行梁篇惠王壹大也之秦伐魏

自可知知篇則繼其茶王麗不消難太矣注子中云孟自子曰知而以死齊注王云猶反手茶麗也消故魏曰惠不王難之矣

惠將王申謂戮孟惠子王曰之晉太國子天也下與莫麗消為東叟伐之齊所職知於也馬及陵寡齊人人身壹東殺敗之於故

又中出主語以人之曰喻莊喻之也而止善似賢人主以君之說之喻喻而不也見立功長注云孟能子見梁善

子敬也此孟言子復謬所見也梁審惠惠也魏不惠君王篇使齊人威謂王韓幾昭弗侯受注云威惠王王田魏和武之侯

子孫孟子子注所見宣王真之副父又匡若大墨章揚謂申惠商子之於魏治王道之注前云注墨匡墨章也孟

子孟子子注所見宣王真之副父又匡若大墨章揚謂申惠商子之於魏治王道之注前云注墨匡墨章也孟

難其拔術計兼一邊毛非而樂利康頂天下放弗踵而也利又國是者為聖之人楊之楊朱其以全返性性保於真

人初能注云返其性受天初地之中務以生訓今孟夫子毛曰嬪性無西施不天善學者下而之情英欲人害若之使故之聖

辯衛琅腐而掩蔽鼻頌注皮云衣言豹盛嬪帶美死姿蛇人則惡布闕衣其草帶故之辯人掩者其莫鼻不孟左子右

郷人魯葬之而禮孔注子云歎郭注孟云輌偶邑人悅相山人訓也此歎全其象天人器而者用注之齊俗猶訓性豈必

輦曰西北宮子子蒙注不濂云北則宮人皆掩人其孟子而遍所謂之北是宮也動主也術繆訓故猶訓性劍以鉾偶以

物也裏不形孝楊其子大之於所立後故而孟子曰非辯之不告猶云告告耳又全性顯性不保真於不毛以

堯孟子知辯曰實人以性二善無女故曰妻辯全不其告天父性父汜頃論常訓欲辯不辯告辯而知鬱告非云則檀不也得注娶云

虞以三利代天之下篇弗敏篇詩不書以孔物子眾之己意身塞形傷也墨孟注子辭受故彝卿於之子也感又之堯門無成百唐

戶之諸郭辯侯文無置威鎬岐之周地之以閎有地天方下不禹遍無百十里人而之立秉篇湯天無子七者里有之王分

以王之

不道待也大注是云也堯舜夏禹桀湯殷文王周武成王也有人天助下所孟至子舟曰車以德行仁者不為王郡王

樂縣不然仁而身仁死必人死手亡而故為曰天有下笑形者也有又亡故形國也則注齊云孟祝子則曰名惡君死注亡

節云抗孟行子不曰不殺行不是射觀世也而食況遂父鎬兄而死又注季云襄隙仲子人立

王孔立子注弟云子宣隙王仲孟子軻齊所人見孟以子羊弟昌子量居鎬於陵陵者國也策又齊田策忌威為王齊齊宣

戰係於梁馬太子子係龐龐子申禽之涓也注故梁申梁惠梁王惠王謂王孟太子子也寡龐人涓東魏伐敗也於田馬忌陵與

子太嗜子無死王龐命涓而與此子之謂國也故子又攻無燕王三命十擅日受而子舉嗜燕國國故注齊云宜孟王子伐曰

問而曰取姚之賈也對秦云四國注為云一姚將賈以攻周秦公秦孫王管召蔡軍不臣仁實不客知六者十在人孟而

見子其之橫篇故也正其義訓引詁高有氏與呂孟氏子春可秋參淮考南者亦稽為以多號

注正義曰京趙兆氏京為兆西長漢陵所人都長陵云前西漢京屬張湯衡坩

不祚有自來矣

後漢

余生西京世尋

訓涉典文

故正義曰傳稱生父於曾史之御畫辭李傳賢有注云從兄以襲其祖子為戰御注史

引與決羅錄嘽注云拙書襲蠻字於元張嗣伯先英是英杜伯度自矜崔高子與玉朱以賜工書書云上稱比於崔前社代

十侯一王世溯而其為始列侯原出五帝世顓而要為故趙尊王趙其趙丕世祚之有先自為來列也鄉

諸仲御衛事為周夏穆帝王大封戊御造父嗣於及費趙城仲因生以惡為來氏李至勝於季趙磨風之後晉有鄉造大父夫以

陶帝事大戊其御子秦伯本碧紀云嬴秦百之姓先帝以佐顓頊禹之苗嬰嗣商為潛夫辯論志氏嬴姓後云有秦

語有賈西注京賦云祚說位文寸也部史起云趙尊世輝家理云也趙文氏選東先都與賦漢共祚中至缺中注衍引國

長言安色之強風厲客卓於荊召然劉殺麦之厚衆禮人禍悚曹操戰平辭荊州自乃若辟卓御軌謝戰釋

正允多尸謀者初惟平故中吏平尚陵書令典趙戰選羣棄書官卓營數舉欲趙有戰所半叔私叔授茂長戰輒陵堅人性不實

字不世足鄉下部方騷河趙有餘王又允長兄宗碧族州都官人從皆事早亡次莫兄敢無忌傳收

三手國曰志恨闡相逼見傳晚云卒引魏鍾豫鍾長碩史作卽越與岐息同卽從兄襲避音難同者息也

遺云唐衡呵廊鎬下為曰原北虎牙虎儀牙如都屬尉城不鎬何鎬故放京北尹入門門促不持版郡主鎬功衡曹

子弟顧來促為取虎版牙瓠非入德見選尹不足欲為修特主酷人買勒宜外隨為中市舍賈葉惠食又而已曰及左其惟

其到機官紀遣為史通率子殘蜣乃尹惠之又勒不門得言卽無令常報見衡此鎬陰知兒之鑾其子惠鎬欲邪滅用

走諸時趙惠因從書父與仲畫求見為京涼州尹刺史月於是間為得衡為自惠自知仲畫遙鎬乃遂逃

父甸岐中為都皮官氏及長郡聞部有留家鄉情因諸從趙官尺會兒逃以走上之及何仲閱畫微皆姓殺名之又時惠鎬從

趙北氏海兄著鎬家族中屬布司將者常者於留市縣中於賊此胡餅

知命之際墨成於天遭屯離

蓼蕭姓遺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形瘵何勤如焉【疏】正義曰謂延熹元年遇難西方事也趙氏年九十餘卒趙氏年九十然則趙氏年五十四年是年辛巳上溯延熹元年遇戊戌四十四年是年辛巳上溯延熹元年遇戊戌四十四年是年辛巳上溯延熹元年遇戊戌四

孟子正義一

學海堂本

孟子卷第一

江都焦孝廉循著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趙氏注 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山井鼎考文解古本足利篇題古本首行孟子卷第一次行梁惠王章句上三行孟子見梁惠王者趙氏注下夾注梁惠王者魏惠一王也云注梁四行低二格趙本前二行低一格三行低三格後漢太常趙岐邠卿注五行孟子見梁惠王云云第四行低一格夾注云孔氏韓氏新刻本不同按今孔氏刻本首行以梁惠王章句上六字頂格今而此行依古本提孟子之卷以孟子卷第一在前趙氏注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並作漢趙氏注足利本作後漢趙岐邠卿注與各本皆不合非也廖鏞中經注本作趙岐亦非毛詩正義云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篇傳訓者皆云氏不言名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所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而為一例也

疏 梁惠王章句上○正義曰文心雕龍云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曰章句章位言曰句句者局也局言者解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道珍相異而衢路交通矣漢書藝文志易章句有施孟梁邱各二篇書有歐陽章句三篇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三十八篇梁章句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篇禹篇漢書藝文志禹篇漢書張禹傳禹為諭語章句後漢書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引魏書曰太祖令曰孤年十二時從南陽許子伯受學問略通大義故太尉橋元偉奇之謂曰子當為國家之器幼而學之壯必為人師故以女妻之時同郡梁子脩亦奇太祖謂曰子能為人師當為天下英雄太祖曰何為英雄元偉曰漢室將衰王綱廢絕海內分裂豪傑並作君有命世之才當總攬英雄以清海內海內既清以輔天子此桓文之事也太祖大悅由是知名太祖為魏王時令曰孤年十二時從橋元偉受學問略通大義故太尉橋元偉奇之謂曰子當為國家之器幼而學之壯必

都之陽武高陽鄉故戰國策戰國魏爲大梁王周梁伯王之故居是魏惠王自號安邑徙而也趙改氏國佑號溫之故梁○云孟子人稱至梁也○一盲魏則是時必有因遷都並稱梁孟子出盛時地考云史稱孟子齊宣子稱夫於子齊梁而揚雄解嘲自寡人孟子雖遠教猶爲高梁師蓋以齊宣子明以教我梁惠皆以師尊之故乃孟子語名五篇教但尊篇問首居其以爲一故諸侯質疑問禮卽以師道尊之故乃孟子語名五篇教但尊篇問首居其以爲一故諸侯質疑問是師以道尊之故乃孟子語名五篇教但尊篇問首居其以爲一故諸侯質疑問公以篇首有衛靈公問陳其稱季氏以篇名首有季氏將伐顓臾問學而述篇而等篇同孟子問陳其稱季氏以篇名首有季氏將伐顓臾問公衛靈公孫丑萬章子也路顏氏踰倒云恐未王驩文盡然

孟子見梁惠王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注孟子至見之○正義曰魏世家云惠王數被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卽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大國表云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王問利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曰辭也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爲寡人興利除害乎注義曰說文曰辭至父也○正曰辭詞也司部云詞意內而言辭外也辛部云辭訟也從嬰屬老也理辜也辭也曰宜卽詞此注作辭辭字

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九夫止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名千乘乎曰周禮小司徒惟九夫有井丘傳不注爲邱明司馬法其三下甸出一乘云周禮文司馬法文杜預引此周禮法特所謂司馬齊法威者王原使大周夫制遂史論記古齊景公時兵法有而司馬穰苴曾其著兵戰國時齊威王原使大周夫制遂史論記古齊景公時兵法有而附穰苴於其著

中名司馬法尺今爲其書步不傳久矣然百且爲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井之井制其一名司馬法尺今爲其書步百爲久矣然百且爲有夫司馬法屋三出車井之井制

十爲通禮然皆成成出抵車侯車一乘以百此馬爲融引之十注周禮通十爲成成出抵車侯車一乘以百此馬爲融引百之里注之論語以鄭康成計

甸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百井之方八里實得六十方里井以成出一乘萬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之

十百井有六出乘一矣乘則爲夫止者百乘六十井出卽是乘則萬夫止出甸一百五千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一與

乘之賦則總不合於是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

百十六里子二有奇而鄭康成則直求合於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百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百里男爲一夫成甸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三

分土惟三真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震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

有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在孟子謂五經公太公其始封俱苞咸范寧地

有不足而限者如里此之漢後張倉止百里非

盡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傳之文豈可謂也制王氏鳴盛周書

盡反易春秋尚書孟子以王制諸經之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

出車數一乘故改士甸爲共共七十共七十共其實五一人耳者是馬子鄭注論語引之欲千見邦國疆

域出車數一乘故改士甸爲共共七十共其實五一人耳者是馬子鄭注論語引之欲千見邦國疆

稅七家云聖人制井田之一法人十也井共說出本兵車一乘自何休因之亦羊傳十初

五百家可出八百七十家十二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六十四井是

操車者十七十萬家蓋謂十七家十二人尚餘二夫今祇出七十五人則是

則里子以邦男五百里孟子云諸侯之合地也方百里不足百里守宗廟

里子以邦男五百里孟子云諸侯之合地也方百里不足百里守宗廟

其虛成公國於成公邱甲矣此何惜辨之顯後儒惜之說賦者則

井爲乘百里成公國廉千乘也何惜辨之顯後儒惜之說賦則

遍百里成公國廉千乘也何惜辨之顯後儒惜之說賦則

與伯以成爲一其夏制亦五等三等之爵變則爲白受虎地通至詳言爵武爲王三等合子復增男

云虞以爲一其夏制亦五等三等之爵變則爲白受虎地通至詳言爵武爲王三等合子復增男

之之典籍周公亦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後今於考百里太公

之之典籍周公亦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後今於考百里太公

職方致太平制禮樂成其時王九州意大界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周五公

職方致太平制禮樂成其時王九州意大界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周五公

子男爲五等其受地則儉與夏殷三等同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

子男爲五等其受地而儉與夏殷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之

世子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之

等受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

等受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

方坊記言不滅千乘地不過疆云方者百里是也左氏傳言不過半天子一之

方坊記言不滅千乘地不過疆云方者百里是也左氏傳限非地止三天子一之

十六里故馬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地方七四百

十六里位則以成王欲廣魯於天下故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四百

里明堂位則以成王欲廣魯於天下故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四百

宣班爵其祿言魯侯之賦方百不里過伯禽十千里乘而已若孟子對館五宮十鑄曰周

宣班爵其祿言魯侯之賦方百不里過伯禽十千里乘而已若孟子對館五宮十鑄曰周

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載夏籍周制者其言曰輟云也孟

聞約略之附庸而非以載夏籍周制者可知王與之輟云也孟

時子見戰國爭雄地廣袤遂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

並吞無厭之心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

奇也此說得之爲蓋百千乘乎其地傳千襄成則十九萬年井有餘其產適爲百里已晉九有

矣此說得之爲蓋百千乘乎其地傳千襄成則十九萬年鄭子餘其產適爲百里已晉九有人

國賣之數何故後小子產小對曰昔天子之地一朞列國之地非賣一同論今大

國多數朞小無侵小對何以至稱此亦教一時之譚非核賣一同論也

孟子按說言者多當以自千乘三百矣一錄毛氏翌說孟以子侯說公侯侯者侯參百里則

王注爲長兩乃說孟以子侯說公侯侯者侯參百里則

注爲爲自四年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

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

棄羿收之杜預注寒浞伯明氏寒浞伯明氏年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

棄羅伯因熊髡之夷羿收之杜預注寒浞伯明氏寒浞伯明氏年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

是遷準非以羿代也鄭序稱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周書嘗麥者云

是遷準非以羿代也鄭序稱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周書嘗麥者云

天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彭壽思正夏略五子國無正用賢與者作亂伯也送凶厥國皇

天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彭壽思正夏略五子國無正用賢與者作亂伯也送凶厥國皇

矣國由於羿廢五觀惟僞其古文仲康越氏所據未聞

矣國由於羿廢五觀惟僞其古文仲康越氏所據未聞

傳以爲羿太觀歲立弟

傳以爲羿太觀歲立弟

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注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

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殺

亦皆弒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

以國爲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

家○正義曰春秋桓公二年左傳文周禮地官載師以家邑之田

任稍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夏官大司馬家以號名注云家謂

食采地者○正義曰臣至崔杼二齊崔杼弒其君光二衛

寧謂寧喜春秋襄公二十年春衛寧喜弒其君剽是其事馬氏驌驦史云

晉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寧喜弒其君剽是其事馬氏驌驦史云

三卿韓魏趙氏起於殿公族並盛知營范匄荀吳鮮虞魏絳趙武范襄八年傳悼

公族並盛知營范匄荀吳鮮虞魏絳趙武范襄八年傳悼

八卿也其後亡韓襄起趙成鮮虞魏絳趙武范襄八年傳悼

而稱平公晉之六卿也至於定公而范寧亡晉止四卿矣至於哀公

而稱平公晉之六卿也至於定公而范寧亡晉止四卿矣至於哀公

知伯滅又止三卿矣○注上千至之辭○正義曰諸侯擬國公

知伯滅又止三卿矣○注上千至之辭○正義曰諸侯擬國公

諸大夫稱家世上云千乘引董仲舒云氏說者之封諸侯非以官太伯得以下代凡

諸侯大夫稱家世上云千乘引董仲舒云氏說者之封諸侯非以官太伯得以下代凡

代爲家者也是諸侯以國爲家也按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

大夫受地視子男然則天子之卿大夫采地同侯

氏於召伯則立千王乘子之家朝而王室指畿內雖如王孫滿殺毛召而王室亂王尹

氏於召伯則立千王乘子之家朝而王室指畿內雖如王孫滿殺毛召而王室亂王尹

臣矣

臣矣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

注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

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爲不多矣

辭注周制至多矣○正義曰君十卿祿萬章下篇文王制亦士食

以爲周制也王制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八人上士食

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

人百八十人周禮康人凡萬一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曰鬴中曰

人百八十人周禮康人凡萬一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曰鬴中曰

鬴十下人也注云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賈氏疏云

鬴十下人也注云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賈氏疏云

此雖十二月食三等之年以中年是其常法以每歲食一人一月三斛大一歲食十六斛八斗四升曰鍾一鍾然則一萬零三百六十八斛八斗四升曰鍾一鍾然則一萬零三百六十八斛八斗四升曰鍾一鍾然則一萬零三百六十八

期注云知事幾時成皆於事前預結期限文王使民不勞不急
趣成功故曰不日成之宋本作不與期日限案本作不與期日經

始勿亟庶民子來注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趣之

若子來爲父使也疏注言文至使也○正義曰督音義云丁作亟
玩氏注云亟急也趣始靈臺之基趣非有急成之意衆民
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疾僧急也云子來爲父使即是子成父
事經始勿亟申不日成之意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

鶴注麀鹿牸鹿也言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
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疏注麀至澤好○
正義曰鴻鶴詩作鶴鶴毛詩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
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濯濯燠遊也鶴鶴肥澤也箋云彼所也
王氏解與傳箋有異牝麀所遊也毛以本處言牝言愛物亦牝爲獸肥彼伏箋喜樂趙
氏解麀牝麀牸麀也本處言牝言愛物亦牝爲獸肥彼伏箋喜樂趙
遊伏解之遊指下濯濯伏與遊對則遊言其動伏言其靜耳疏氏
云遊懷任安其所而伏以爲懷任者亦作妊孕也伏古與包通

鮮洫水之間謂伏雞曰抱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謂之渥禽鳥之伏
卵猶獸畜之懷任故詩言伏趙氏以懷任解之國語引詩韋
昭注釋亦云視牝濯麀所伏轉息爰轉也王氏類此孫或疏魯韓三家所傳也
廣雅釋訓云視牝濯麀肥伏轉息爰轉也王氏類此孫或疏魯韓三家所傳也
白

也重言之則麀從高古多通用何晏景福殿賦麀麀也說文白部云麀從
麀名云麀麀也說文白部云麀麀同按麀麀同按
麀從麀從高古多通用何晏景福殿賦麀麀也說文白部云麀麀同按
麀麀也說文白部云麀麀同按
麀麀也說文白部云麀麀同按
麀麀也說文白部云麀麀同按

確釋器云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確謂之肇說文七部云卓高也易家公人高高釋文云荀作
確釋器云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確謂之肇說文七部云卓高也易家公人高高釋文云荀作
確釋器云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確謂之肇說文七部云卓高也易家公人高高釋文云荀作
確釋器云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確謂之肇說文七部云卓高也易家公人高高釋文云荀作
作塙廣雅云史記殷本紀充仞宮作塙又字書作碻衰傳作塙衰傳作塙衰傳作塙衰傳作塙
作塙廣雅云史記殷本紀充仞宮作塙又字書作碻衰傳作塙衰傳作塙衰傳作塙衰傳作塙
作塙廣雅云史記殷本紀充仞宮作塙又字書作碻衰傳作塙衰傳作塙衰傳作塙衰傳作塙
作塙廣雅云史記殷本紀充仞宮作塙又字書作碻衰傳作塙衰傳作塙衰傳作塙衰傳作塙

郭璞解詩紀索隱者韓詩云韓古韓字說文門部云韓高至也鶴之名韓史
郭璞解詩紀索隱者韓詩云韓古韓字說文門部云韓高至也鶴之名韓史
郭璞解詩紀索隱者韓詩云韓古韓字說文門部云韓高至也鶴之名韓史
郭璞解詩紀索隱者韓詩云韓古韓字說文門部云韓高至也鶴之名韓史
始皇紀云韓韓者韓詩作鶴鶴者韓詩作鶴鶴者韓詩作鶴鶴者韓詩作鶴鶴者韓詩作鶴鶴
始皇紀云韓韓者韓詩作鶴鶴者韓詩作鶴鶴者韓詩作鶴鶴者韓詩作鶴鶴者韓詩作鶴鶴
始皇紀云韓韓者韓詩作鶴鶴者韓詩作鶴鶴者韓詩作鶴鶴者韓詩作鶴鶴者韓詩作鶴鶴
始皇紀云韓韓者韓詩作鶴鶴者韓詩作鶴鶴者韓詩作鶴鶴者韓詩作鶴鶴者韓詩作鶴鶴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注文王在沛沼魚
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疏注文王至鼈也○正義曰
毛詩傳云靈沼言靈道行
於沼也牣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盛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
音義云牣丁公著本作仞吳氏玉搢別雅云史記殷本紀充仞宮
賦盧館而相如傳充仞郭璞注云仞滿不可勝紀及皆與牣通按文選
宜司馬相如傳充仞郭璞注云仞滿不可勝紀及皆與牣通按文選
靈道行於沼也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
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注孟子爲王誦此詩因曰文
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沼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
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疏注孟子至所爲○正義曰爲治也
故以築臺解爲臺以鑿沼解爲沼

由毛本亦作勸猶由通也昭九年叔琳經義雜引詩曰宋經殷氏叔琳經昭義云
本亦作勸猶由通也昭九年叔琳經義雜引詩曰宋經殷氏叔琳經昭義云
來勸樂爲之正義云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而早以成之耳義
來杜注詩大雅言文衆民以爲子成父事而來勸樂民自以爲子成父事而來勸樂民自
合蓋可知晉唐時本皆作勸故杜注孔疏據之禮記中庸謂子
是可知晉唐時本皆作勸故杜注孔疏據之禮記中庸謂子
民則百姓勸也因勸與勸形相近故經注皆譌爲作勸故漢大雅王
上詩云民則百姓勸也因勸與勸形相近故經注皆譌爲作勸故漢大雅王
靈臺傳
辨之詩云云小營亦本孟子王云有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樂者周氏柄中
辨之詩云云小營亦本孟子王云有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樂者周氏柄中
辨之詩云云小營亦本孟子王云有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樂者周氏柄中
辨之詩云云小營亦本孟子王云有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樂者周氏柄中
靈德據文因文德命名說苑
倩也文篇云積仁爲靈注神靈臺之所以爲殆乎者託積
倩也文篇云積仁爲靈注神靈臺之所以爲殆乎者託積
倩也文篇云積仁爲靈注神靈臺之所以爲殆乎者託積
倩也文篇云積仁爲靈注神靈臺之所以爲殆乎者託積
其義與小恩爲愛佑塢故錄仁云趙靈注神靈臺之所以爲殆乎者託積
其義與小恩爲愛佑塢故錄仁云趙靈注神靈臺之所以爲殆乎者託積
其義與小恩爲愛佑塢故錄仁云趙靈注神靈臺之所以爲殆乎者託積
其義與小恩爲愛佑塢故錄仁云趙靈注神靈臺之所以爲殆乎者託積
序合爲氏趙愛佑塢故錄仁云趙靈注神靈臺之所以爲殆乎者託積
序合爲氏趙愛佑塢故錄仁云趙靈注神靈臺之所以爲殆乎者託積
序合爲氏趙愛佑塢故錄仁云趙靈注神靈臺之所以爲殆乎者託積
序合爲氏趙愛佑塢故錄仁云趙靈注神靈臺之所以爲殆乎者託積
意鬼神然者氏然用靈之訓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
意鬼神然者氏然用靈之訓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
意鬼神然者氏然用靈之訓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
意鬼神然者氏然用靈之訓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舊皆靈
承於苗也詩云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
承於苗也詩云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
承於苗也詩云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
承於苗也詩云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
樂謂文王靈有神靈言德者如神黃帝之精明者稱靈箋云類文王化行若神精民
樂謂文王靈有神靈言德者如神黃帝之精明者稱靈箋云類文王化行若神精民
樂謂文王靈有神靈言德者如神黃帝之精明者稱靈箋云類文王化行若神精民
樂謂文王靈有神靈言德者如神黃帝之精明者稱靈箋云類文王化行若神精民
知明則皆以文王之德言初不繫乎臺之成之速有檢歸諸冥冥不可得
知明則皆以文王之德言初不繫乎臺之成之速有檢歸諸冥冥不可得
知明則皆以文王之德言初不繫乎臺之成之速有檢歸諸冥冥不可得
知明則皆以文王之德言初不繫乎臺之成之速有檢歸諸冥冥不可得
德也可靈與道文王即善道也則相靈臺人即也善靈臺靈沼即善此就是也靈德即善
德也可靈與道文王即善道也則相靈臺人即也善靈臺靈沼即善此就是也靈德即善
德也可靈與道文王即善道也則相靈臺人即也善靈臺靈沼即善此就是也靈德即善
德也可靈與道文王即善道也則相靈臺人即也善靈臺靈沼即善此就是也靈德即善
毋慶都陵辨曰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冢靈臺此墓稱靈臺之義言之一里有
毋慶都陵辨曰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冢靈臺此墓稱靈臺之義言之一里有
毋慶都陵辨曰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冢靈臺此墓稱靈臺之義言之一里有
毋慶都陵辨曰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冢靈臺此墓稱靈臺之義言之一里有
臺之而曰臺靈臺沼非自堯以靈稱臺詩之例經也始趙靈氏臺與毛名自此始故箋云本
臺之而曰臺靈臺沼非自堯以靈稱臺詩之例經也始趙靈氏臺與毛名自此始故箋云本
臺之而曰臺靈臺沼非自堯以靈稱臺詩之例經也始趙靈氏臺與毛名自此始故箋云本
臺之而曰臺靈臺沼非自堯以靈稱臺詩之例經也始趙靈氏臺與毛名自此始故箋云本
也也○正義曰欲也曰呂氏春秋務大篇然後皆大得其所樂也樂高辭誘傳云富有顧
也也○正義曰欲也曰呂氏春秋務大篇然後皆大得其所樂也樂高辭誘傳云富有顧
也也○正義曰欲也曰呂氏春秋務大篇然後皆大得其所樂也樂高辭誘傳云富有顧
也也○正義曰欲也曰呂氏春秋務大篇然後皆大得其所樂也樂高辭誘傳云富有顧
猶○正義曰故以共同也毛詩傳文人部云俱皆也
猶○正義曰故以共同也毛詩傳文人部云俱皆也
猶○正義曰故以共同也毛詩傳文人部云俱皆也
猶○正義曰故以共同也毛詩傳文人部云俱皆也
之義爲有樂富衆富即欲其多麋鹿魚鼈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
故能樂也注偕俱也言古之賢君與民共同其所樂故能樂之疏
注偕俱至樂也○正義曰偕俱也毛詩傳文人部云俱皆也
注偕俱至樂也○正義曰偕俱也毛詩傳文人部云俱皆也
注偕俱至樂也○正義曰偕俱也毛詩傳文人部云俱皆也
注偕俱至樂也○正義曰偕俱也毛詩傳文人部云俱皆也
偕與皆通偕亦同也故以共同也言之盬本毛本作與民同樂
偕與皆通偕亦同也故以共同也言之盬本毛本作與民同樂
偕與皆通偕亦同也故以共同也言之盬本毛本作與民同樂
偕與皆通偕亦同也故以共同也言之盬本毛本作與民同樂
故能得樂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注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
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
士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及女俱往亡之疏注湯誓至
亡之○正義曰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
誓及僧亡時日喪予及汝偕亡大傳云夏人飲酒醉生女戰於鳴條之野作湯
誓今存作時日喪予及汝偕亡時日喪予及汝偕亡大傳云夏人飲酒醉生女戰於鳴條之野作湯
誓今存作時日喪予及汝偕亡時日喪予及汝偕亡大傳云夏人飲酒醉生女戰於鳴條之野作湯
誓今存作時日喪予及汝偕亡時日喪予及汝偕亡大傳云夏人飲酒醉生女戰於鳴條之野作湯
義曰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
義曰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
義曰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
義曰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
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盍歸乎吾大命假乎去亦不善矣故
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盍歸乎吾大命假乎去亦不善矣故
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盍歸乎吾大命假乎去亦不善矣故
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盍歸乎吾大命假乎去亦不善矣故
伊尹退而閉居深聽樂聲更曰覺乎較乎曰吾亦有日矣王曰大命在天有日矣王曰大命在天有日矣王曰大命在天

勸樂之辭無以見桀之失德矣趙氏之意亦與之殊皆亡若作湯論民往亡所本其制時卯不樂是爾雅釋詁文日爲乙卯日者檀弓杜預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傳昭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乙毛伯過而桀代之誅是桀以乙得卯日亡是吾惑王之日也杜預注云以毛得殺乙毛伯過而桀代之誅是桀以乙得卯日亡是也害大者音義云害如字張音曷如字則讀傷害之者傷害字無訓大之義蓋曷與盍通說文皿部云盍覆也爾雅釋詁云盍曷也大部云懷奄覆也大而有通其餘詩曰義盍覆奄何以有四方大傳義云覆義大也奄是奄說文有大義也覆亦通於雜說文巾部云幠覆也爾雅釋詁云幠大也是幠覆有大義也既氏元校文勘記云宋本孔本日乙卯日上作日時非當作日也

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復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注何能復獨樂之哉○正義曰始後而獨樂既民欲與之皆亡則不能獨樂矣章指言不能保守其所樂故云何能復獨樂哉閻毖毛三本無復字非也

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大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

注恩及至化興○正義曰恩及鳥獸卿章句言德及鳥獸魚鼈也白虎通封禪篇云王者德至鳥獸是也忻戴者忻與欣同國語周語云祭公謀父諫穆王曰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欲戴武王以致戒於商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韋昭注云戴奉也晉語史蘇曰明告大夫曰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韋昭注云戴欣戴也晉云史蘇曰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辭令而民欣戴之者也又郭偃曰夫人矣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韋昭注云戴也晉云史蘇曰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辭令而民欣戴之者也○正義曰國語周語內史過曰平丁音秦○衆怒神怒則國滅祀絕○正義曰國語周語內史過曰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辭令而民欣戴之者也○正義曰邪淫侯荒怠盤遊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觸誣百姓攜貳明神非饗而民有遠志民神怨恫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湯書言衆怨趙氏衆言神怒者以文王靈臺沼所以稱靈是爲神所佑衆樂則神佑衆怨則神怒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

注王侯自稱孤寡○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又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云謙也於臣亦然呂氏春秋君守篇云君名孤寡而不障塞高誘注云孤寡至百姓○正義曰下言移民移粟皆是利百姓之事故知盡心焉者欲利百姓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鬼公二年公羊傳云託始焉爾何休注云焉猶於是也然則此言盡心焉爾者猶云盡心於是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爲強國兼得河內也

注河內至亦然○正義曰凶謂東荒之年粟移河東以賑河內之老稚也亦然則移河東之壯者於河內而移河內之民壯者於河東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安邑魏都自周徙此殷之都絳自周徙此殷至惠王徙內黃三也國語周內史伯曰桓公之興也東虢國是也河內本魏舊地河東又云河內殷之末世也周衛東國是也詩風魏唐衛河東之地是也周之末世也周衛東國是也詩風魏唐衛河東之地是也周之末世也周衛東國是也詩風魏唐衛河東之地是也周

孫通傳云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注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猶望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乎疏注孟子曰○正義曰趙氏凡於經文但稱曰字必實指何人曰如前云王稱曰此云孟子曰丑曰薛君曰大夫曰賢曰相曰周霄曰曰彭更曰不勝曰匡章曰竟曰充曰萬章曰告子曰公都子曰經曰白圭曰高子曰皆然惟云某曰某以篇某某以者原其意情與云某某曰者為異又有云某某言某某問亦猶某某曰也○注王雖至者乎○正義曰闕監毛三本穀作粟無以字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注從此以下為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疏陳王道也○正義曰胡氏煦鑄燈然旨云春秋時五霸迭興臣强君弱斷制同倫決裂臣道渺視為君之意是君權旁替而臣强已亢故孔子作春秋寓意於尊周所以維持臣道也孟子時七國雄據其地强悍自用君道亦已不振而草菅人命各圖決擇故孟子遊齊梁說以維持君道而已與孔子非有異也○注使得三時說以王道制篇云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民傳者云不失時趙氏云三時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秋築臺于秦穀梁傳云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穀也左傳云謂其三時桓公六年秋大雩穀梁傳云三時者春夏秋也杜預注云三時也春夏秋注云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注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疏注魚數罟至得用○正義曰毛詩齊風九罭之魚傳云九罭密網也釋文云罭又作罶小雅魚麗于罶毛傳云罶魚梁也釋文云數七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罟也孔氏正義云庶人不得總之使小言使小云數罟必四寸然後入澤總罟謂罟目不得總之也按詩魚麗總總作緫定本作緫緫數也陳風澤陂雅越以鄂緫緫也傳云緫緫數也商頌召南素絲不得總總也毛傳云緫緫數也同聲緫緫數三字同趙數數郎迫促文公假十無言毛傳云緫緫日也緫緫同聲緫緫數三字同趙數數郎迫促文六年左傳云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杜預注云數不疏疏是密恩說文糸部云總聚束也說文糸部云緫聚束也緫聚束也緫聚束也

說之廛市廛也注廛寄士旅寄居之所工商懸遷廛二區而已段玉裁說文廛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廛二畝半也一氏家之居大雅于時廬旅傳廬寄也小雅中田有廬箋云中田庐舍也廬人作廬蒲以便便其田事寄秋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法云中一田夫受中頃共爲畝一公田十田畝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田百畝一井在田畝廬舍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按許廬義與下廬也廬詩伐檀毛傳云野一曰廬之居邑曰廛皆人二夫畝一半廛也先趙鄭氏云明里即廛也廛居也後鄭云廛城邑之居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未明言二畝廛里者若今云邑居也戴師以廛里在國中之地後鄭云○半要其意同也許乃於衣廛帛○正義畝曰於邑氏廛大椿深衣半以錯例見互足○注要其古者庶人蓋老而後衣帛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麻衣白衣布深衣曰同衣服注庶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云刑餘戮民不敢服衣注庶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云刑餘戮民不敢服

緣然則非刑餘戮民可以服絲矣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以服散民也又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度制篇古者庶人衣褐無文帛也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耕馬度衣文耕紡未有命者不得乘庶人墨車單馬得衣布帛然耕則衣文不得乘庶人注庶人自布深衣異說則命之民亦得衣文不命者墨也亦得搢笏盛蓋士庶人注往往有搢笏盛之事異鄉注深衣爲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或當搢笏則衣絲也刑餘戮民並不得搢笏盛矣周禮閭師凡庶民不耕者不帛五疏十引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五十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以衣帛爲衣帛則不庶人衣帛深衣則不常服也雖

壟畝論古者庶人蓋老而後衣帛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絲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注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疏注食肉七十不飽○正義曰禮記王制云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此云七十不食肉不飽者六十宿肉已非肉不飽矣至七十詩無羊正義引孟子曰七十者可知五十可以衣帛或不衣帛尚可煖至七十則非帛不煖矣釜可知五十可以食雞豚蓋七十則非肉不飽矣蓋據孟子之文如遂人注引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古人引經不拘往往增損非孟子經文有作此本也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注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

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疏可以無飢矣○正義曰盟本毛本作無饑阮氏元校勘記云飢饑之字當作飢饑乃饑饉字此經當以飢爲正按下文饑民不飢不寒毛本正作飢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注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悌之義頒者班也頒半白曰班班者老人之故曰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也疏注庠序至之義○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室云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隆然也凡有屋皆通稱宮故云教化之宮教化脩則號令嚴也號令嚴則損益起其廢弛而

趙岐云頒脩教化申重爾雅釋詁文○注頒者至路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頭半白班班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白下有曰字岳本廖本韓本作頭半白曰頒班也以班爲班古韓字本韓本作頭半白曰頒班孔本本作班非也段玉裁說文班賜也從刀從班班者借上毛並有然字孔本韓本作頭半白曰頒班也以班爲班古韓字本韓本作頭半白曰頒班非也段玉裁說文頒大首也從頁分聲班者解字也頭半白班也此孟子是頒以白漢之地理志趙注云頒者班也頒半白班與此班雙孟子是頒以白漢之地理志

卑水縣孟康音班蓋傳賦李注頒賦相雜之貌也其引申之亦假大頭之頒賦也禮記王制云田賦路輕任秤重任不任以分其班任白不提挈路注云皆班任白者不提挈路注云皆班謂白以者與少雜者色雜也色曰班所擔祭義持也云不注云寡數者代之負謂負於背戴於頭者則以寡數之師傳頒古以任少者戴器也以盛物戴於首漢書東方朔傳頒之此作頒也提挈者以負手戴頒也周氏廣一身俱宜考安侯宋可本正作頒故頒白者作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百姓老

七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疏然而不王者○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然詞之轉也然而孟施舍守約之轉也孟子公孫丑篇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今人用然而二字皆與此同義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梁惠王篇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謂如是而也今人用然而二字則與此異義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注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傍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振救之也疏注言人至斂也○正義曰漢書食貨志贊云孟子亦非狗彘之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顏師古此時發應劭云養狗彘者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孟子趙氏注云食貨志云人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糴甚貴傷民傷則國之云孟子趙氏之輯義同書言歲豐食貨志云人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糴甚貴傷民傷則國作盡地力之教云糴甚貴傷民傷則國貨善平糴者必積歲有上中下民甚饑上孰其收自則離餘散農傷則國中下孰其收自四離餘散四百石中

孰自三十餘石百石大石下孰以自糴三餘而百石一小中孰則收百石下中孰則十一石大孰自三十餘石百石大石下孰以自糴三餘而百石一小中孰則收百石下中孰則十一石

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斂而糴發之小孰則糴之所斂中孰則糴之遇所斂中孰則糴之遇所斂大民適足賈平則止小斂而糴發之小孰則糴之遇所斂中孰則糴之遇所斂大旱則糴發不中孰而民

不管數取有餘篇云補歲適足也則市糴無與用孟狗彘食斂人指食豐歲年適發指凶則凶

歲管子國蓄篇云補歲適足也則市糴無與用而狗彘食斂人指食豐歲年適發指凶則凶

市糴以補不足也糴而道有餓民故人君斂之以糴輕散之以重食貨志贊

既引孟子卽承云管氏輕重李悝之平糴固以之孟子與管李之

孟子十糴而道有餓民故人君斂之以糴輕散之以重食貨志贊

本作義同斂也蓋糴狗大彘經食鶴人林食玉粒米狼吳之歲也法當斂之不塗有餓檢字凶一

歲也法當發之此皆用管子以明孟子趙氏雖以斂釋檢而義人同

於憲則與管班之不合閻氏若璩釋地三歲釋檢未有以人同

食貨志贊云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顏師古此時食貨志云人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糴甚貴傷民傷則國

禽獸者狗彘不必泥班食人也食錢卽氏下大章庵有肥肉意謂漢厚斂之於說民云以發粟

食子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顏師古此時食貨志云人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糴甚貴傷民傷則國

養新錄以從謂漢書斂之於說民云以發粟

斂之法兼豐歲者則用斂此之道於官惠凶歲不則修糴發之斂於之民制紀豐所歲謂任其遇狼民一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